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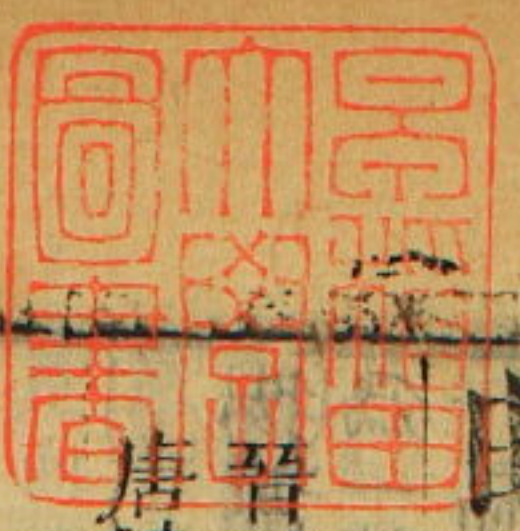
片傳快讀為幸  
+

日七廿  
1.5/0  
8



門 七  
1510  
8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兩先生燕註

本朝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同學諸子叅閱

善化李紹崧崑崙選訂

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泰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校字

成公下

自十三年起  
至十八年終

曹宜公卒成  
公負芻立

十三年

簡王  
八年

新丁三專人讀

卷之十

成公下

曲江書屋

黃氏仲炎曰春秋魯十二公而觀天子者二皆不得謂之禮者值朝於王所成如京師是也值執朝王之禮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所矣成假道於京師因以朝王而意不在朝王矣故皆不得謂之禮也以其皆不得謂之禮故書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成公欲會晉侯伐秦因叔孫僑如意故請於成公而先行以成公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

喜而賞而王僅以行人之禮待宣伯王以為介而

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

賚也王以為介而

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

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

子知禮結末獻子嘉晉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固有序矣起手王嘉獻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強以能者不能者謂不  
但為成子一人而言固  
已暗為此兩人下評斷  
矣云云似此說來則文  
章無主腦隨吾人之意  
見而強就之豈有是理  
乎據愚見兩篇合而為  
一庶有起有結有賓有  
主文連事貫眉目俱了  
然矣玩愚總批自見

○經書公如京師自京  
師會晉侯伐秦似主魯  
而賓晉也然晉人主兵  
魯人從之則晉為主魯  
為賓而成子劉子則又  
為賓中之賓矣文故先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固有序矣起手王嘉獻  
子知禮結末獻子嘉晉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賓後主主詳賓略輕重

帥乘和是起結有照應

也中間成子以棄命而

莫如凡事須  
致一敬謹

不反秦伯以棄盟而受

伐一箇答之於將來一

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

簡責之於既往俱以詞

令見長一論理一論情

莫如凡事須  
所謂敬者全在不  
失吾身之本業  
以下歸到本旨

配對工緻也一略一詳

者賓主攸分也合通篇

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

局勢觀之前提後束中

分兩截斯為作者完格

肅振皆祭神胙肉因  
祀與我而異其名也

若分而二之吾不知上

篇如何而結下篇亦如

在祀皆上声并  
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服神

何而起也

此二者乃交於  
神明之大節也

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按呂相絕秦本緊頂會

晉侯伐秦而來只因成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子受服不敬故插敘一

則理精義粹妙文見得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禍福利害權猶在我惟

天亦因其材而後篤耳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極形得晉侯伐秦秦實

罪當伐也其敗也與成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子之不反也無以異若

離卻前篇突從此起不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知來路何跡而去路亦

何因也要知通篇立局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前從魯事引出晉未跟

晉事帶結魯中開以議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論夾敘事俱用排偶之

筆層波叠浪錦簇花團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麻隧乃春秋一大戰場

而不與城濮鄆盩郿陵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等篇其稱者緣作者有

意由奇故略敘事而特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詳議論耳讀者潛心審

之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上半篇劉子曰只是

工於轉折便捷句調曉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

轡下半篇呂相曰只是  
工於抑揚頓挫往復低  
回遂爾文情絕世

穆之成也文公躬擐

甲冑跋履山川踰

成功于晉也 ○又輕用一轉 擐貫也在身為 草行 踰越 對上不成立 作合說他好處 甲在首為冑 曰跋 過也

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

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

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

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

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

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

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

絕秦自作一首妙文讀 絕秦以末段為主但單 責秦桓殊苦寂寥遠遠 從穆康說來便有波瀾 若只說他不是亦難醒 豁着將自己好處相 形便有襯托通篇大旨 只是稱己之是而飾其 過責人之非而沒其善 稱己則用重筆而文過 則用輕筆沒善則用輕 筆而責非則用重筆段 落甚多總善于用開合 頓挫伸縮斷續之筆故 雖繁而令人咀嚼不厭 也所以為絕妙好辭

○文作兩半讀可作三 截讀亦可作兩半讀康 公絕我好以上敘先人 往事既如此及君之嗣 以下敘眼前近事又如 此猶言往事姑置勿論 即就近事而論實在不 得不絕也作三截讀天 造於西以上敘兩國相 好各報舊德然晉重而 秦輕是前一層虛衍文 字作陪起東道不通以 上實敘秦人世世害晉 卻事事都害不著秦君 反來絕我是正面中推 開一層文字為下文絕 秦正文逼緊及君之嗣

可今日諸侯疾 恐諸侯 之亦是誣秦也 討秦 乃綏撫安靜 諸侯之心 是以秦師得以按 綏而歸無有患害

大造謂如天地造化之德言不使 諸侯致命皆我文公造化之德也 成一重頓 在傳三 秦穆不 十二年 見弔傷

○三句 以我先君死 而我寡公弱 迭侵突也又過也倍三十 三年秦人伐鄭道經殺 罪案 而蔑棄之 以我襄公弱 而寡虐之 三年秦人伐鄭道經殺

奸究斷絕不 復與我和好 時秦潛師襲鄭并無伐晉 滑國名都于費時秦襲鄭 知鄭有備故滅滑而還

滑與晉 同姓 撓擾 也 滑鄭皆從事晉 國者故曰同盟 謂滅滑襲鄭皆欲傾 危覆滅晉之國家也

乃卯反徐 作許高反 音福 下同

以下乃絕秦正文也宜乎極口譽焉妙從秦人

要修好又昔盟焉得秦強晉弱華夷皆痛心憎惡秦之罪實無逃于天地間矣豈特晉人欲絕哉然三截文字于餘言而己全不露半箇絕字卻字字是絕離數罪多誣而詞令極妙

滑 滑國都于費在緱氏縣緱氏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

○文三截每截各有四層第一截從好說到不好層層引遞而入筆意散中見整第二截單說

他不好層層用是以字整對第三截好不好雖說層層用四字駁辨是兩頭整中間散而以惠顧陪不惠對結絕秦本旨此三截筆意變幻各自不同安得不目為奇文三截以四十三我字變幻萬端成文而又要看其住法然法接法起法於不變見其片段之整於極變見其起伏之奇

凍川 凍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入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北二十六里有凍水城

○曲一筆與上 雖未敢忘穆公 而文惟社稷之隕墜是懼

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

晉人禦秦師于穀 襄公既敗秦師旋釋帥歸秦願穆公赦其罪而釋憾焉○聯絡句法

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

初楚鬬克囚于秦殺之敗秦 幸天默 文公元年楚大

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

楚有篡弑之亂故 穆公之謀亦不遂 文公六年秦 次年秦康公 穆晉襄皆卒 晉靈公嗣位

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

康公晉甥也故云自由○用 關猶掘也剪截斷也公室 ○又字承 重筆一提其罪較穆尤大 指立君事也○關其月反 穆公來

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

雍賊害未祿蟲者以喻公子雍也 文公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晉人禦之于

我社稷帥我蝨 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

令狐遂敗秦師其事晉先使士會逆之而後 言康公猶不自 河曲晉地黃 拒之晉實有罪也今反罪秦是又一誣矣 知峻改共過 河千里一曲

是以有命狐之役康猶不悛 入我河曲

凍川王官晉地其事經傳無見 秦為令狐之役故取晉地 惟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及郊 羈馬晉人禦之兩軍相交

伐我凍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

於河曲之地事 晉在秦之東言秦不復 又○反說他絕我總束一筆 在文公十二年 與晉通往來道路者 又應前相好照後求好

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

言秦桓公即位之初也○繼落 罪案文勢頓挫自然如此

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望桓公鍾 而桓公亦不肯惠然 稱晉君之望而共盟 先說修怨 晉伐赤狄潞氏時

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明且利。吾有狄難。

是時秦乘我出師于 河縣箕祁皆晉邑 芟夷傷害也 傷害禾苗如芟 草然時乃秋七月故曰農功

入我河縣。焚我箕祁。芟夷我農功。虔

虔劉皆殺也又 宣十五年魏顆敗秦師于輔氏之地聚猶眾也 殺我邊境之人 此不言殺言師者欲與上文文法不重複耳 言秦君桓 公亦悔二

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

國構禍 之長 伯車秦桓 公之于也

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

○又明應 前舊德

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

伯車節正為背盟起本 故詳寫其來命之辭以 為下節對照之地又特 特回顧起手同好為一 篇首尾之照應也

○暗應 當時約誓之 言尚未成就 在成公 十年 指晉 厲公

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

左翼云前數是以輕輕 帶出見沒奈何作應敵 之兵此一見以見鄭鄭 重重特地相會不料秦 即隨背棄之也

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

白狄居北狄之西 狄與秦 偏與秦皆屬雍州 世相仇 季隗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 以納文公故得以白狄為昏姻

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

秦桓公使人 來聘晉曰

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

遂受秦使之命 將以同伐白狄 汝秦君用心不正 反有二心于狄

君之威。而受命于夷。君有二心於狄

壹在兩頭再見上層告  
我作倒煞下層告我即  
接來作順領上于狄只  
一語下于楚卻寫多語  
筆意詳略有法也

特詳狄楚兩事使之盡  
情出醜便好跌落諸侯  
共惡絕字原是汝秦目  
取非我多事也

左翼云文章之難恒難  
于用多此則愈多愈妙  
惟是輕重虛實布置得  
宜曲折跌宕玲瓏可愛  
詞者曰誦百遍則筆韻  
糾纏自冰消露釋矣

末用雙調對煞非此不  
足以收束一篇層波叠  
浪之文

告狄人曰晉  
人將欲伐女

白狄知秦之二三故雖口應  
秦命而心實惡秦之無信也  
是以秦君之言來告於晉

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  
是用告我楚人

即楚共王亦惡  
秦君之反覆也  
○換筆  
提法

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命

此言楚人述秦  
桓公盟楚之辭

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

穆康  
共也

成穆  
其昭告之辭曰○此  
曰字對上伯車曰

言我雖與  
晉國往來

唯是利之是從  
不誠心于晉也

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

述楚共王自稱言我見秦君  
如此甚疾惡其二三其德也

因以此言  
宣告諸侯

欲以懲戒用  
心不一之人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

列國諸侯因楚君  
宣示盡皆聞此言

皆深惡秦之無  
信欲共攻秦

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

特來親近我  
晉相與與兵

我晉君是以帥諸侯  
以來聽秦之命者

雅欲與秦求  
成和好也

汝秦若若惠然  
肯顧愛諸侯

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

又能矜念  
哀憐我晉

肯賜子盟誓  
以成其和好

是乃我晉君  
之所深願也

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如是承秦君之意而安寧諸  
侯以退師○承寧連用字法

豈敢復用兵  
以微禍亂

不肯惠  
賜盟好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

不佞謂不能  
巧言飾非

言必欲戰也○不曰退諸侯而曰以諸侯  
退與上承寧以退分明自己認實主兵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



前敘其文此下敘其事  
而此數語將一篇大文  
收拾見絕秦之非誣然  
不於起手提明而於末  
路作轉束者亦作者特  
意變局且便于接入戰  
事耳

○愚謂春秋時人心尚  
顧信義若責之以言情  
罪適均未嘗不傾心愧  
悔者今茲呂相絕秦前  
後十罪案而起手韓原  
圍鄭令狐三案不唯重  
誣人罪而尤巧飾已非  
秦君臣已是憤氣塞胸  
後雖有詞安肯俯首想  
當時若祇責他令狐肯  
盟秦以狄楚來告將不  
勞而自服矣夫子曰辭

達而已矣雖多奚益哉

麻隧 在陝西西  
安府涇陽縣西

涇侯麗 涇水出  
安定東

南經扶風京兆高  
陵縣入渭也○漢  
志涇水出開頭山  
在今陝西平涼府  
西南三十里侯麗  
劉伯莊云在涇陽  
縣境

新楚 當在今西安  
府同州朝邑

不更考 正義曰  
商鞅定

秦爵二十一為公  
士二上造三簪裏

敢以此意盡布  
告秦君之執事

或和或戰度其  
利益而圖謀之

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  
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  
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  
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  
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

欒書之子

○應起手  
孟獻子從

帥軍帥也  
乘車士也

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

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

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

成差女父皆秦大夫  
杜註不更秦爵名

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

涇侯麗  
皆秦地

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成公下

八

四不更五大夫六  
公大夫七官大夫  
八公乘九五大夫  
十左庶長十一右  
庶長十二左更十  
三中更十四右更  
十五少上造十六  
大上造十七駟車  
庶長十八大車庶  
長十九關內侯二  
十徹侯

成肅公卒于瑕

終劉子棄命 瑕晉  
不反之言 地  
左翼不絕而伐之則是背棄盟誓曲先在我故將伐秦必先使呂相絕秦此即  
討秦檄文也古者交兵使在其間召陵濮城濮韓原鄆戰皆有信使詞命往來不  
過數言而畢唯有害戰與麻陸以詞命見奇數百餘言媿媿不絕而一綴在後  
一綴在首以彼係既戰後求成此則未戰前討罪也文章變幻宜詳宜略宜後  
宜先都有一定閒架不是無理取鬧深于古者當自知之

簡王 九年  
十四年  
曹成公 衛定公卒于衍 秦桓公卒  
元年 立是為獻公 子景公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

婦姜氏者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  
風則出姜不氏有敬贏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即叔孫 魯成公娶女子齊 經所以必稱叔孫氏者  
僑如 便僑如往迎之 何也以君命為尊故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

經又但書僑如 言以夫人  
而無叔孫者何 為尊故也

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言春秋權衡 辭雖隱微而 事雖志記而  
輕重之法也 義則明顯 文則隱晦

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婉曲其辭有所辟諱 直言其事以見 惡者貶之以示懲  
以示大順而成篇章 褒貶無所紆曲 善者褒之以示勸

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

成公下

九

曲江書屋

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  
然娶于他邦則道里或  
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  
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  
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  
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  
境或迎之於館中禮之  
節可也

春秋一節書法大意卻  
于此處闢發蓋只一人  
一事一時而稱族舍族  
各有義例如此春秋比  
事屬辭大略可見矣

上兩句回環說中兩句  
平對說末一句總說然  
只是反反復復形容不  
盡者大相與魯論記夫

新言左傳傳記卷之十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意

左翼舍族何以爲尊夫

人對夫人不敢稱姓也

於一事中發明春秋全

義聖人筆削游夏不能

贊者和盤托出彼斥爲

斷爛朝報者直無忌憚

之甚者耳。又云一字

之增減便有義理即此

推論可作一部麟經總

贊

衛衍初立並不見言語

若何舉動若何只不哀

二字而夫人嘆矣大夫

懼矣孫文子二心奕奕

矣而其幾已伏于起手

一筆中真傳神之筆

起十七字作一句只一

之字一以字絕無他故

而其人已可想見

夫人語不多而哀怨入

骨接連三四轉字字傳

撫膺扼腕之神

文子三事亦可作一句

與起手長句相配亦字

字寫盡涉冰履尾之神

非孔子誰能修

史策成此五體

人誰能修之

王或菴曰借舍族一端發出春秋用筆之妙史法盡此矣子嘗謂今人爲文盡

與相反顯而無所發繁而不能詳直而無文誣而不信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

然則不明乎春秋之義而欲以文字爲毀譽不過奴婢之逢迎市井之詆罵會

何關於輕重之數讀此應自愧其多事爾矣

十四年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成子孔 甯惠子 名殖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

衍以爲天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

氏既哭而息見天子之不哀也不內酌

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

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鱒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

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

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鱒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

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

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鱒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

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

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鱒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

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

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鱒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

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

新丁二事決賣

卷之六

成公下

十

由江書屋

而私與晉之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傅

戚而甚善去声晉大夫

衛獻公 秦景公 元年 元年

簡王十五年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

京師

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

林曰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例不稱人以執○馮氏曰稱晉侯執曹伯此爲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爲拘

日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

此左氏稱人之例以爲眾所欲執也

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日某人執某侯不

謂身犯不義者傳例自不可廢但不可以爲拘

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

音現 節猶分也聖人順天應人不拘常其次則節如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 自守亡

臧辭日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

凡傳有先解經後敘事者所敘之事不出所解之經今此篇前半自解晉侯之執後半自敘于臧之節若不相涉不知其正相發也以不及其民釋不稱人便將曹成自立一案輕輕抹過亦使爲子臧讓國留地步若如林註爲討罪特書晉侯則于臧不敢失守真昧討賊之大義而執經經之小節者矣何以見貴於春秋也哉大抵古人文字須看通體局段不當泥一知半解失作者苦心也

○三語一頓一宕一跌  
語意簡雋應帶靈活乃  
神化之筆也

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  
分而一愚則越分今若使我為君非我雖不能如敢失守庶子之不取妄行篡弒庶子之節分也聖人之達節節如下愚乎

逃奔宋

十五年 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

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

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

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

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

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新言左傳快讀

卷之十

成公下

十一

由工書

援此篇總為鄆陵之戰  
晉勝楚子反死作張本  
也三人議論一詳兩略  
語意雖殊而大致皆同  
子囊之言信也獻子之  
言禮也申叔則信與禮  
兼切言之此大致所以  
皆同也尋味自見

聘侯云左繡謂前是譏  
子反故特詳子反之言  
後是料楚子故特點楚  
子侵鄭衛其實楚子所  
為皆子反為之主也祇  
開首楚將北師一語并  
楚子子反皆在其中唯  
子反為主子反所以死  
也唯王聽子反王所以  
傷也中段欲免得乎單  
斷子反前云不可後云  
無民則兼楚君臣而斷  
之矣  
子反司馬也不聽令尹  
之言武子中軍也而聽  
下軍佐之言晉楚勝負  
已基于此

侵鄭 衛也 莊王之子 公子貞也

有楚盟在 十二年

制敵之道 見利則進

何必 顧盟

告老而 致仕矣 申申叔所 聞子反將 居私邑 伐鄭衛

言必 有禍

凡盟誓之信所 以守會同之禮

會同之禮所以 庇在位之身

今子反棄 信背禮

雖欲免禍 豈可得乎

暴隧周圻內之邑 是時為鄭所有

衛地名

新石楚地當在今河南 南陽府裕州葉縣境

庸用 也

其君背盟 數戰罪矣 君將自叛之

民無爭心 孰為之戰

共公以六月死三月而即葬言其速也

國亂出奔

十五年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

尚未至晉而反歸

山蕩澤也殺其大夫山不書氏者明背其族也

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胡傳曰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夷之曾孫

山宋魚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

澤蕩意諸之子

喜華父督之元孫

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

師莊公孫

鱗瞳之孫

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

孫月峰云凡記宋事必編述六卿他國則否想此宋史篇文

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

肥文公之子欲弱公室故殺其枝黨

凡國家教訓君臣上正之道皆右師職守

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

之所司主也

不能扶正討賊

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

既不能治其官守

敢賴其君之寵祿乎

華元華喜皆戴公之子孫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一華戴族

此篇作兩截讀上半敘子山見殺下半敘魚石出奔事本一串而上下處分都以右師為主讀者當於對敘中得其提束穿插之妙看來起手一段為一篇許多人作總提之筆下分兩對蕩澤弱公室為上段提句而以言背其族結之魚石五人出舍于睡上又為下段提句而遂以出奔楚結之末又另結以與首段相配章法整齊完密

○將九人族系一東而獨于桓族下一皆字以見強弱異勢此華元之

討賊所以難也王或菴亦云有此一束骨節俱靈壁壘一變其說良然

○要知子山所恃作亂者唯魚石魚府也華元所以出奔者亦唯魚石魚府也而不知石府所以畏華元者直畏國人與之耳雖強弱異勢而眾寡又有別矣篇中只敘三人語言而六人絕無表白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也如是賓主之分始瞭然矣

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

留止不使出奔

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自桓公言華元反國必討蕩澤而并及六官也

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必畏桓族多而不討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

大功言華元前克合晉楚之成劫若華元子反以釋宋圍國人皆從其不敢不反

則國人皆因華元出奔而怨桓氏必盡滅桓氏是桓氏不血食

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

宋國

向戌桓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偏不盡也

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

華元請討蕩澤

魚石許之

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

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

子山即蕩澤

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

言蕩澤本公族而欲弱公室是背本也故去氏以示其罪

將五人名總提

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

五大夫畏同族及罪將出奔故皆止于睢上舍止也睢水名輿地前見

使人留止五大夫

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

五大夫不肯反國

華元又親往止之

五人亦不肯反

華元乃反歸

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

按上段將止自止原為己謀非為人謀竟是真意故將議論兩端夾敘在中下段止之自止亦是為己謀非為人謀純是假意故將言行兩層申敘於後此行文對待先後變換之法亦必因事情之虛實為發揮也

左翼云最妙是二華戴族也數語結上奔晉之故起下討亂之根而華元大作用大經濟乃分外醒目但就分合處讀筆法失卻度入金針矣

按二魚亦多智術人耳

傳故錄其辭為紀事豈有由矣惜不幸而生桓氏之族始而親繼而畏橫梗于胸茫然莫知大義所在矣使其生而為戴莊之裔未必不助華有功也即子山亦相畏而無惡念之萌矣然不助山為虐而能反華元以靖國亂者元之忠亦二魚之力也君子宜或節取焉若謂大義滅親此聖賢之業烏足以例小技者哉論人者其亦操權衡之量而後可也

今若不從

則不得復入宋矣

日。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

今既不能納我歸國

必將疾馳而去

魚府乃登高邱而望右師之車

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

果疾馳而去

滋水涯也。則華元已決壞睢水之涯閉宋城門登陣守禦。五大夫已不得而入矣。

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滋，閉門登陣。

○又將五人爵總收變句法

矣。左師二師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

戴公五世孫

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

國人凡三見前一虛而後兩實

靖國人

王或菴云云定宋難者華元也。故為主亂宋者蕩澤也。反華元者魚石也。故二人為主中賓料華元而不欲反之者魚府也。故為賓中主其餘皆無所關。故俱為賓。獨向戌以局外為局中。老佐樂裔則純乎局外。皆不在賓主之列。篇中華元七見魚石五見魚府四見蕩澤三見其餘俱再見輕重固自顯然。而總提總束總點總收分敘開敘曲折既詳顯密而參差渾成。而跳脫天章雲錦豈齊統蜀綺所能彷彿。筆傳真寫照。一用形賦物不差毫髮。假令後人序此不知如何冗長如何脫漏乃欲垂善惡而示褒貶不亦難乎。

十五年 晉殺伯宗 無經

郤錡郤犇郤至 嫉害伯宗之賢

謂伯宗於君 前而殺之

亦晉之賢大夫 伯宗之子

晉二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



○本為晉殺伯宗作傳

而實寫郤氏將亡張本  
韓子與其妻之言婉傷  
伯宗者正所以深惡郤  
氏之不仁也故起手領  
將三郤一提是實者反  
主而主者反實矣兩人  
言論一虛一實

○愚謂三郤害伯宗歟  
其賢也直也伯宗之賈  
禍亦因其賢也直也人  
以賢直而遂喪其身然  
則為人者其可不賢乎  
可不直乎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夫子曰邦  
無道危行言孫伯宗殆  
未能哲也未能孫也禍  
固其自取耳維彼郤氏  
烏足責哉

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上声人

言害殺善良  
必不免禍

善人有德者乃  
天地之經紀也

驟數也既殺伯宗又  
殺弗忌故曰驟也

為十七年晉  
殺三郤傳

天地之紀也而驟鈕救切絕之不亡何待初伯

凡主人非得罪于盜而  
盜自憎惡之以有財也

宗每朝音潮其妻必戒之曰盜憎平声主人

在上者非得罪于民而民  
今子在朝而好直言  
必為同列所憎  
亦猶主人與在上也  
惡而身及於難

惡去声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去声

宋平公  
元年

簡王十  
十六年

晦月終日也月  
體伏而光盡

楚共  
鄭成

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鄆陵鄆地即鄆  
莊公克段處

楚師未大崩故曰敗績楚君受傷而  
退故稱予不稱師以君重于師也

鄆謁晚反又  
於建反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

子側即子反戰敗而自殺經以  
其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夫公子側

言若欲快吾  
晉之願欲

必須諸侯  
皆叛晉國

晉侯將伐鄆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

成公下

十六

鄆杜註鄆地今  
屬潁川郡案

鄆與鄆陵一地也  
鄆姓之國鄆武

公滅之初仍其故  
名後改為鄆陵耳

晉楚三大戰一敗兩勝

左氏各有所主城濮之

戰是結上文守極寫于

王只要補出晉文之請

鄆之戰是對面文字極

寫先穀只要托出楚莊

之霸此番鄆陵之戰是

起下文文字極寫文字只

行丁

五

八

書

卷之十

要跌出晉厲之不終文中前半三憂字中後四天子乃一篇之主以文子起文子結結處命字順應天字德字倒應憂字總見鄆陵之勝適有天幸德不配命則憂方大耳論戰不出權謀此獨全講道學千秋龜鑑豈唯文字爭雄也哉

通篇凡分四大截乃與師至以為外懼是未戰前事甲午晦至公從之是將戰時事有悼于前至死使復鼓是正寫戰事且而戰至宵遁是既戰後事起將伐鄭結三日穀皆詳文子語合中開欲反不欲戰執戈以逐三處提撥為通身之關鍵也

每截各有數節每節皆有提挈大約或正或錯或近對遙對總不外即離伸縮伏應點補八字法用得奇巧出色所以為佳

按子反不以將何以戰請教老成開口便問何如有自分必勝光景溢于口吻所以為輕究也故申叔曰吾不復見子

而後我厲公將或懼而

若但鄭

則晉之憂可立而待是時厲公無道文子知晉必亂故發此語

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

言晉為霸主不可以當我執政之世不伐鄭而失諸侯時武子將中軍故云當吾世

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

言不可不

欒代

錡代

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

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

軍荀偃居守卻擘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欒書之子按三國之師皆後至先提明乞師以見伐鄭無名耳

申諱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焉欒黶於斯反又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

○提明鄭人告楚畫清題界乃一定聞晉師至告急於楚鄭大夫

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

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開中伏筆

共王自來救鄭

反子

重子

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

古侯反王夫

道過申邑

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

叔時時老在申

問楚兵勝負何如于申叔

叔時澤法祥宜理實

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矣。申叔語與鄭戰士會語意正同俱是老成持重之論但彼論敵情此論國勢彼壞在先穀此壞在子反使二人能平易近人虛衷納誨則國不致辱而身名俱泰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無如逆耳者何

器猶用也有此德所以施六事方可以戰恩惠于民

刑所以正邪僻之人

事神詳明而祥降焉

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物皆得宜而利生焉

人皆知禮則能順時而動不安

人有誠信則能保守羣物

施惠故民生富厚正邪故民德歸正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

建利故日用得其利

順時故民時皆順

如此則上下和睦

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

周旋運用無所違逆

上之所求下無不具

下民各知至理之極無有二心

周頌思文之篇

也言

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

后稷立共眾民

故民莫不以后稷為至極之準而趨向之

如此則民和而神降之福

天時無水旱之災

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民之生計皆敦厚而龐大

和同其心唯上命之是聽

無不盡己之力以從上命之所使者

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

戰陣有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補其空闕之處

所以戰無不克者由此道也

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今楚內棄其國之民則無德以施惠矣

外絕鄰國之好是無義以建利矣

要神為誓而背之是褻瀆而不詳

約言

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

而棄之是食善言而不信

農事方興而動兵以伐人非順時也

晉人無罪而勞民以逞欲則非正邪之刑

上既無信民何適從

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

或進或退皆恐得罪

民各憂其身不知性命之所至

孰肯效死而戰乎

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

左翼天下事無獨必有對孟獻子說晉勝姚句耳說楚不可用晉有范文子楚即有申叔時皆深識明理人也此以公卒告王彼亦以王卒告而一勝一敗用不用殊耳呂錡射王由基射錡一矢九道工方悉敵而叔山冉潘尫之黨又可與欒鍼卻至爭雄楚中軍僅有王族晉以欒范之族夾公行韓厥從鄭伯卻至亦從鄭伯卻至遇楚子免胄趨風欒鍼見子重執楯承飲以至公之筮史之占杜溷羅弗翰胡唐句石首諸人無不色色相配戰後子反申命賁皇御列欒書

卻至議論參差在前子  
反子重情事傾軋在後  
逐一點綴無不入妙左  
繡謂城濮純用開合郊  
戰純用轉換此篇純用  
聯對相其才情機法真  
如瀛洲之木一葉百影  
如何之樹隨刀改味知  
言哉

按兩邊勝負俱先借旁  
人充口說出言無不驗  
此作者所以略戰事也  
蓋兩人言辭一詳一略  
者何也姚目擊而孟乃  
懸揣也。此為遙對法

按文子持盈保泰可謂  
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也  
故三番議論三提憂字  
第一番說憂猶隱第二  
番說憂則微而顯第三  
番說憂則流涕大息明  
白雪亮使羣臣聞之若  
皆芒刺在背如此絕大  
識見春秋二百四十年  
月竟無第一人道得出  
者唯文子能之其賢直  
與伊呂諸葛同列耳

汝其勉  
力行之

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

問楚兵  
何如

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無曲  
部也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

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

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

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

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戰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言不可

此行必敗而死無復再  
相見矣。復扶又反

鄭之使楚者未返  
而姚句耳先歸之

鄭穆公  
之子也

言楚兵  
行速

險阻之處  
行陣不整

不思  
慮也

內失其志  
外喪其列

將何恃  
以戰

楚兵如此  
恐不可用

晉伐鄭之  
師渡河

聞楚兵之救  
鄭者將至

詐作畏怯  
以避楚兵

庶可緩晉  
國之憂

會合諸侯  
以為盟主

不敢言晉侯無德以服  
諸侯故謙言非己能也

不如釋楚以遺  
我後人之能者

今我晉羣臣苟能安輯  
和睦以共事君其所得

亦多矣。前但渾指  
厲公此則并警樂書

言不可  
逃楚

鄢陵晉地名二國  
之軍相遇于此

不欲與楚兵接戰。欲  
反不欲戰句法一變

僖十五年秦  
晉戰于韓原

軍敗身執不  
能振旅而歸

僖三十三年  
晉敗狄于箕

免曹人狄師死焉  
不能反命于君

宣公十三年  
晉楚戰于邲

荀林父敗奔渡河  
不能復從故道

此三者皆  
晉之辱也

卻至言文子亦親見  
先君勝敗之事矣

成公下

十九

由江書屋

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

言我先君之數戰也，蓋有其故。

又增其恥辱，有此四敵國，其勢皆強。

先君若不盡力與戰，

之亟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

則子孫微弱，將不能自立矣。

今秦狄齊皆服晉矣。

與晉為敵者，但有楚而已。

唯聖明之君，安不忘危，治

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不忘亂，是以無外侮，亦無內患。

若夫中材常主

外侮既息而無忌憚，必驕侈而生內憂。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

何不釋楚，勿與戰，庶吾君外有所懼，不至驕侈以召亂也。

筆晉君之未備，乃列兵而布陣焉。筆側伯切狹也，迫也。

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

王政也。曰：晉軍而陳，登車而望，麻車俱突，兀爭奇，壓陳如書虎草，不有聲，登車如書龍風，雲無際，壓晉實在楚虛，在晉借楚以寫晉登車，實在晉虛在楚亦借楚以寫晉總見晉善謀楚，尚勇也。

直觀反下，同。

晉軍吏見楚兵，進無地以布陳。

句文子之子。

甲也，必擊，非結籠以自給。

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

今為楚迫，不可列陳，故塞井平，疏決也行，首陳前也。決開陳前以為戰道。二國勢均力敵為天所授，戰則勝也。

疏決也行，首陳前也。

二國勢均力敵為天所授，戰則勝也。

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

勝負在天，怒共子之多言。

怒共子之多言。

國之存亡，所係在天。

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汝何知焉？敢妄言乎？

范易也。

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

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

欒卻對范文子語，分作兩次，此番兩人則并作一次，議詞，子是以不復有言而戰事。

○前欒卻對范文子語，分作兩次，此番兩人則并作一次，議詞，子是以不復有言而戰事。

成公下

二十

日工書屋

決矣此行交前後小  
變換處

至日楚有六閒去聲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楚王之兵罷老 鄧兵雖布陳而行 蠻人雖成軍而不 能布陳此四閒也 所忌今楚

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

違晦在陳而囂許驕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

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

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

巢車車之有樓櫓者說文巢 作輶謂兵車高如巢以望敵者

只此有王曰字下 皆從王目中寫出 或左或右何也 對曰 居軍中

故左右 三又望而州犁又 此即前范變卻與 幕軍帳也 後苗賁皇之謀 張撝開也

徐揚貢曰幕寫鬚眉畢

露王曰下九也字七矣

字一乎字歷歷可指尤

妙何也字只一見無問

答痕跡

劉繼莊曰巢車一段前

無古人後無作者能攝

後人之神於巢車之上

如親其事者斯文真與

造化爭能也

按苗賁皇之言與公孫

俱在登巢車一望之先

作者先賓後主主詳賓

略故將前後事于賓位

總發庶無寒星雜沓之

病而文亦奇巧出新矣

言楚有閒  
隙可乘

不可失  
此機會

子重子反不相  
和睦此一閒也

楚王之兵罷老

鄧兵雖布陳而行

蠻人雖成軍而不

能布陳此四閒也

旅不整此三閒也

則軍令不嚴無所畏忌人人

皆畏死退後并無一勇往向

陳而不違

楚鄭兩兵使

皆畏死退後并無一勇往向

此五閒也

皆畏死退後并無一勇往向

皆畏死退後并無一勇往向

前者即申叔謂

與陳不違晦以

以此觀之

人恤所底之意

犯天時之忌

晉必勝楚

巢車車之有樓櫓者

說文巢

作輶謂兵車高如巢以望敵者

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子重使大

宰伯州

犁侍於王後

王曰騁而左右

何也曰召軍

吏也皆聚於中軍矣

曰合謀也張幕

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

曰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

也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一虛

一實東上渡下轉折圓捷之至而又恰好一對

妙格天成聘侯云伯州犁以公卒告王王不能

聽是以自取敗苗賁皇以王卒告而三軍萃於

王族遂獲大勝此二句正晉楚勝負攸分不可

圖圖讀去

按皆曰句馮氏以為雙縮之筆固應兩相指點

若單貼晉一邊似無著落且不成章法服虔亦

云此文在州犁賁皇之下蓋州犁言晉疆賁皇

言楚疆故云皆也○愚

謂是時晉人欲戰者欒卻其不欲戰者未必只

一范文子其曰皆者必有與文子同心者也又

川犁乃晉賢大夫之子故稱國士以美之豈楚

叛臣之子賁皇所得與乎且厚者時齊魯衛之

兵尚未至晉而楚鄭之兵久已合陳非厚乎此

句單貼晉一邊說無疑看來此句是開蕩一筆

以為下文言與楚兩件作勢若徑將賁皇之言

按以王卒告便直索無味矣

按甲午晦至公從之一截凡四段雖敘將戰時事最是一篇精神凝聚

處奇峰怪嶺而又加以

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福於鬼神也○暗伏勝字一筆

伯州犁知晉之情故以晉侯之卒告於共王

知楚之情亦以楚王之卒告厲公

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

之意不同

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

盡聚集王之公族皆在中軍

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

而合三軍之力同攻中軍王族之卒

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

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曰南國蹇

射其元王中

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

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

成公下

二三

新丁... 卷之二

忽作一虛想問答神情別用乎字變幻從聽警作一盪筆跌轉出下文問答作結

先祇見左右下車此時連軍帥皆下矣故曰乘

賁皇楚鬪椒之子宜公四年奔晉

晉侯左右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楚眾多恐勢不敵故懼

言楚國之精兵

請分晉之精兵以攻楚之左右軍

如此楚兵必大敗

厲公命占筮其吉也

復一陽初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

也蹇者迫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

言楚必敗

公從占者之淖泥也

言而與楚戰言前途

步毅即御毅為公御車

兩軍將佐分敘在前隨御者車右在此總敘大意則晉主楚賓鄭為賓中之賓了然

平聲

王潘黨為右

二三

新丁... 卷之二

晉師詳敘于前公行另敘于此因帶入楚子御右并鄭一齊作類敘為下半篇提綱而韓御兩御右又分敘于後一篇軍乘凡作三番點次亦章法小小變化處

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

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切也失

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

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

違淖下本緊接陷淖事然不點出御右則出陷無根掀淖下本緊接中目事然不點出占夢則此射無根因各用插敘之筆而又各以實筆陪之敘法自清而又變動可喜也

公車陷于泥中  
書見公車陷泥故欲載公以行  
鍼在君前故名其父而使之退  
載公為侵官有冒犯之罪  
一舉而有三罪  
不可因載公而遂犯三罪也  
黨潘尫之子

楚之善踴聚也

養由基蹲在尊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

日君有一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

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

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

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

按傳意前段伯州犁能知敵情王不能聽此彼潘養二人能徹七札而王反怒見非無取勝之臣奈王不用何非真天敗楚也假令晉侯陷淖之時乘其危而射之焉知楚共之傷不在背厲乎而潘養諸人束手不發一矢者何也畏死藝之言驗也召而與之兩矢所榮者小而所辱滋大矣雖悔何益哉  
於楚寫養由基於晉寫呂錡皆以射見長恰好一對王怒曰占之曰中目中頂無一不對俱是於既戰時追敘未戰  
楚之善踴聚也  
一發而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  
賤其不尚知謀  
一子以善射自誇于王前  
詰朝猶明朝也  
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  
呂錡即魏錡  
夢射月而中之  
姬姓尊故比日  
異姓卑故比月  
錡自人泥亦死象也



時事蓋欲發明勝負之  
所以然遂各援引而入  
而戰事亦不待繁言而  
意著矣此史家預敘插  
敘之法即文家於題前  
透發實義之法也

此段與後變賊段相映  
於干戈搶攘中忽然雜  
容文物令讀者倏換一  
番眼色文情極濃文致  
極豔飛書馳檄兼以高  
文典冊首尾溫麗無一  
彙句合枚馬為一人無  
此風調縱倚馬露布不  
免循父面目耳左氏敘  
戰大篇當以此為歷卷  
矣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養由基射中呂錡之

張弓

誇一發而中也

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郤至

戶講反

伏殺反

他刀反

免其首胄疾趨如風以禮楚王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工尹楚官名襄

問遺也

楚王使遺其弓以答其意

謂當戰事方盛之時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靺赤色韋熟皮附注戎事以赤色熟皮為之若袴而屬於附與袴相連者

言此人似識我見必疾趨如風

有靺。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

莫拜反

韋之跗反

注之樹反

怒其傷也

客即尹工襄也

免胄而受楚王之命以示敬也

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

郤至晉卿故稱外臣

言我從晉君之兵事

以楚君威靈之故

閉近也言服甲

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開蒙

胄以從戎事

禮云介者不拜

故不敢拜君命

告於楚君云以君辱賜命

故不敢自安非有傷也

為有軍事之故去声

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

不獲答君命

但肅使者而已肅手至地

郤至乃三肅工尹襄而退

事之故。敢肅使者。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

從逐也

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

戶表反

○愚思戰止一日食且  
不暇那有時間閒話周  
旋曰方事之殷也必楚  
子已經受傷也於郤至  
下車免胄時不怒而執  
之反遺之弓而哀其傷  
者何心也此段文義與  
後變賊見子重之旗一  
段俱竊有疑焉大抵卽  
姚句耳謂楚人志失列  
喪將何以戰之病困於  
中然後敵人得乘隙深  
入而無所顧忌也亦聯  
絡照應之法

言鄭伯之御者屢  
回顧其心不在馬

逐之可  
及也

杜註二年鞏戰韓厥已辱  
齊君。愚謂宜作既射傷

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

楚君不可再  
追傷鄭君

止而  
不追

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蒍府忽、翰音韓、胡

言遣輕兵單進以拒鄭伯車前而  
余自後登鄭伯之車而執以下

曰：謀音謀，輅五嫁之。余從之。乘去声而俘以下。郤

亦鑑呂錡因射傷  
楚君而身亦遂死

言有  
罪也

鄭大  
閔公二年衛與狄戰  
於熒澤，衛師敗北，衛

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

懿公猶樹其旗狄人望  
而逐之以致君臣俱沒

乃藏其旗  
於弓衣中

不去上声，其旗是以敗於熒戶局。乃內音納旌於

張音可  
衣也

亦鄭  
大夫

言石首在  
君之側

我君被執殺罪匪  
輕與我車有不同

張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

于常御君以退我  
請止此以死戰也

唐者戰  
而死

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

叔山冉  
楚人

言昔者雖共王  
怒汝責汝死藝

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

今為國之急  
故不得不射

由基  
再發再射也  
盡殫盡死也

叔山冉以手搏  
晉人以投之而

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殫於計。叔山冉

中晉人之車折其軾，車前橫木搏攬也，取也。  
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攬故人取物亦云搏也。

搏音搏人以投中去声。車折軾音式，晉師乃止。囚

此數節自成一小片段，凡對寫皆參差暗對此處，兩從鄭伯明用整對，乃止亦止，晉師乃止，合之則又成前偶後奇章法，中間夾一乃死，跟鄭伯則連三節對楚師則又連下一節文到化工，陳思鏡藉蕙錦顛倒回環無不精妙耳。

按薄險與陷淖映射，搏與振車映一藉能臣之力於將戰之時，幸而獲勝，一藉能臣之力於既敗之頃，幸不大崩出色，寫養由基三次者，正所以責楚其恃強自負也。聘侯云楚師薄險見二，子僅能救敗而公子孫猶不免于囚，總是極力形容楚師大敗景象，此說非是。○寫養由基三時專其射一也，作三樣寫法，前以潘黨陪後，以叔山冉陪中間，夾共王召七札兩矢再發筆新，意暢寫得揮戈挽日英雄獨壓萬人景象。

文字相對最要工力悉敵尤要層轉層勝如此

段比間可段一樣風華掩映卻更加曲折厚實

以中有精警語也入武庫者使人有應接不暇

之嘆此文真不啻觸目琳琅矣

俞寧世曰整暇是晉所以勝輕寃是楚所以敗

先說破輕寃以後逐節摹寫先歷敘整暇至末

忽然點明兩國大勢了然而文又錯綜變化

鍾伯敬曰整暇二字治兵之道無復易此因思

春秋每有交戰戎馬閒從容辭令有禮有言無

非亦整亦暇正足威敵之意

卻至樂鉞兩人辭令色色映帶是遙對法

○想卻至見楚子樂鉞飲子反必是晉師乃止

之後兩人同時來入敵營皆且戰後日中事也

子反復鼓必又戰幾時而是方見也此兩句總

一筆使通篇靈動亦是東上起下之筆

○結戰事一筆

楚公子芟扶廢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言楚人謂夫所見之旌旗乃子重之麾節也夫猶是也

謂夫音扶旌子重之麾許危也彼其子重也日

言往日使楚之時

臣之使去声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

臣答云我晉臣好以軍旅整肅為勇

曰好去声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

今晉楚治兵以戰

今兩國治平声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

而無行人出使於楚軍

臨兵事而食前日整暇之言

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鉞使行人執貯水之器承奉酒漿

人執榼苦臘承飲造七報于子重曰寡君乏使

使樂鉞持子為車右

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犒苦報從去声者使某

故遣我行人持飲以獻

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言識樂鉞之意

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去声者而復鼓

子反之命與苗賁皇之  
徇是連對法三字四字  
調同句變

長文疎密相間必有幾  
處著精神首尾中三者  
聚精會神極皆發處也  
此篇首以談理勝中以  
敘事勝尾以辭令勝首  
是出色寫一箇人中是  
出色寫兩箇人尾是出  
色寫四箇人三處寫得  
十分出色而通體皆寫  
煥發矣文苟有一處不  
凡已足名世况三者兼  
而有之而又居其絕那  
得不橫絕百代也

以文子作結論君論臣  
分明十七年之禍已在  
言下命字應天字歸到  
德上語尤醇正韓友一  
曰文子之心獨著至此  
益復無聊諸公所見在  
目前而文子獨立高岡  
之上王或菴曰晉自鄆  
陵勝後君臣益驕未幾  
而三郤誅厲公弑晉國  
大亂皆此戰誤之也作  
者於是全為後事作張  
本故以范文子之言為  
主序戰勝文字而如此

新丁左傳九責

是日早晨交兵至日  
晚星見戰猶未已

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

精治也 展陳也

卒乘平声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

○映前 軍吏患

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

修利 修明 堅固 行列

馬利兵修陳去声固列音辱食申禱明日復

逸緜 使歸而 楚王聞明 日再戰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

值子反飲酒而醉不能見王○敗而不懼一味  
貪飲所謂各顧其後莫有顧志也豈關天乎

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

○映前 我不可更 待再戰也

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

故三日食 其穀也

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

羣臣又 何以僥倖而 戒厲公勿可 恃勝而驕奢

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文子以為有德者乃 為天所命勸公修德

常地名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

城公下

三七

由江書屋

起結如此關鍵何其奇  
警然確是當年形情時  
勢所謂因物賦形非由  
造作可知百出不窮者  
皆自然也

高息齋曰凡楚師之敗  
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  
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  
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  
強也兵之所以能強者  
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  
以力者賞罪行也二百  
四十二年之閒敗績者  
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  
城濮之敗殺得臣鄆陵  
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  
敗囊瓦逃奔鄭而楚  
始為秦弱至於中國之  
敗績凡十有三不開加

言子玉敗於城濮之時  
王不在軍故罪在子玉

曰先大夫之覆芳服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

今我親在軍則罪在我○城濮之敗君不欲戰又不在此戰君與臣皆輕而寡謀君又在不可殺之罪亦理所宜我以死

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

身雖死而君之恩惠不朽也時子反將中軍言中軍之卒實奔走其罪止在我也

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

言往日子玉敗於城濮而遂自殺汝豈不聞其事也

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欲使子反亦自以身殺蓋驗二卿相惡焉子反言雖即無先大夫子玉之事側子反名也今汝以大義責我

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

我豈敢不以汝命為義乎

我有畏師之罪

安敢不自殺也

共王又使人止子反勿自殺

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使人未至而子反死

弗及而卒

王或菴云云左氏所敘大戰獨鞏戰有闕文難見手法至韓原城濮鄆陵用意用筆判然各關乾坤無一字雷同彷彿韓原之戰意在晉侯見獲而以正為奇以奇為正如千靈百怪倏來忽逝城濮意在先戰而筆筆用奇如萬疊洪濤驚風逆折天地為之簸蕩山谷為之崩摧邲之戰意在先穀而筆筆用正略閒以奇如帝庭天闕瓊樓玉宇恢宏巧怪非復人間三戰已盡文家幻態似難更見神奇乃此篇又與三戰大異蓋三戰用意在本傳之中此篇用意在本傳之外只為晉亂張本不為晉勝序功如天在水月在水月之鏡影在此而形在彼三戰用筆以瑣細為閒情此篇以瑣細為正面蓋意不在於序晉功故但零寫一人一事而勝敗帶敘其中如十洲三島橫斜參錯景態萬千嗚呼三戰之外又復有此非化工孰能然乎故文不知以化工為師斷不能百出而不窮也○又云城濮精神在戰戰字即精神透露處此篇精神不在戰戰字乃題面點逗處不得泥而同之○又云時中二字亦文家要訣文能時中則無偏倚之弊過不及

兵法于一王將者國勢  
浸衰遂成姑息漢魏而  
不幸皆踵之端可為鑑

之疵而恰止其所此篇雖為晉亂張本然如此大戰一勝一負所關非小勝也豈無因敗也豈無故若略而不見便有偏倚而或過或不及矣故序孟獻子有勝之言見晉之所以勝序姚句耳之言見楚之所以敗雖不在序晉功而勝敗之故未嘗略也時中之妙烏可不知

十六年

### 曹伯歸自京師

先年晉侯執曹戌公故曹人請命于晉

在子三年

凡作四層辭令亦自婉轉有致但理終有虧不得暢所欲言讀去亦似斷斷續續者然神理之妙正在於此○愚謂幸盟而後執曹人得聞陳辭使晉侯過當不去若晉人不以其役之勞而從諸侯請討曹雖巧言如簧亦無濟矣君列諸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日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

時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子臧不義之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欲從之所謂憂未息也

去年晉侯執負芻歸之京師

國君被執賢公子又亡是欲大泯滅曹也

會一語乃通身筋節所在卻又不敢直言無罪

我曹之先君何罪

若以先君有罪而遭此泯滅乎

則前年曹君已會諸侯于戚而同盟矣是以無罪也

今晉君唯其不失德以柔

用反語暗轉隨即擡起晉侯作一難一解詞令亦輕便之至

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

服刑以討叛二者以霸諸侯為盟主遺失也

豈今日獨失德刑于曹而執我寡君哉

敢以此言布告之

○想晉君為不遺德刑四字縛住一時不好回

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子三字作轉旋不唯遂人之欲并能示我之公七箇字包括德刑萬萬矣何用婉而成章哉

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

於是子臧自宋還

晉侯釋曹伯

邑私邑也卿職位也盡致歸于曹君而不出仕

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

孫氏復曰沙隨之會晉十六年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於魯其惡可知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

舍于莒邱明不以歸莒邱晉地

音條

邱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

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

公子鉏公子偃皆公庶弟因穆姜指曰皆君也故刺之魯殺大夫皆言刺

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宣伯即僑如通於穆姜惡季孟欲去之因卻犇將新軍主東方諸侯使人來讒告穆姜成公之母宣公之夫人

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此篇分三節讀第一節宣伯告晉執季孫第二節聲伯使晉請季孫第三節范文謂欒武救季孫各有一首絕妙辭令

宣伯之言曲而險聲伯之言婉而摯文子之言直而切妙在兩人本為季孫卻都以孟氏伴說文子亦單為季孫卻即以聲伯伴說章法最勻

○首段用層遞轉換之筆中段用反正駁辨之筆末段用對待排偶之筆結構精緻乃爾

一國之政教號令各賴兩家而成

今我魯季孟之謀曰

言晉國政令不出于君多門者

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

事權不一也

即不幸而國亡

亦無從晉矣乃決然之辭也字矣

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

字相呼應

汝若能使我得專魯國之政

昨季文子從成公在晉故請卻犇留止而殺之

時獻子守公宮

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

故言我斃

季孟既去則我叔孫奉魯君以專事晉無有二心矣

其他小國皆和睦同心事晉

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

汝今若止行父

則文子歸國必叛晉而不從矣

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

**鄆**東郡廩丘縣有鄆城鄆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

邱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僑如之情傳**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

郤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

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

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

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

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犇曰吾為子請

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

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

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於壞墮以待勝者郤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前親于公室猶文之以公義後為之誦邑直解之以私恩被聲伯將僑如之情一口喝破故爾氣縱潛消狐鼠伎倆怎富霹靂一驚

新丁三專快讀

卷之二

成公

三十一

由江書屋

公自晉待文子於鄆還歸鄆魯西邑

則我親汝魯國不啻親晉之公室

語味濃矣字一頓急忙強接用三若字叠發三千鈞若換乎字使弱層一反一正一勒舌轉如簧

若早晨去

則魯必夕而滅

又推一筆拍轉申說作收雋永

密近齊楚之國

聲伯自呼名言我乃魯之賤官也

介助也豈敢藉助於晉求私邑以自厚焉

今特承魯君之命而來欲請晉歸季孫行父也

許請

則我受汝之賜惠甚多矣



又何有他求哉

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

宣公成公

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受僑如讒慝之言而棄行父之忠良

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

奉君命來請行父不使叔孫豹逆晉師聲伯凡四日不食以待之及晉逆至先食使者而後食

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

不貳言其辭邑後食皆

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

○兩棄字相對不傷邵氏卻已隱隱刺著矣君子之待小人原有不惡而嚴氣象他日厲公作難唯范氏獨恬非此老忠恕之力歟然於此必假樂書圖之者大抵邵氏所畏忌者此人耳

子指樂書圖謀聲伯之請

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

○穆姜並指鉏偃今獨刺偃高氏闕曰鉏偃幼則姜之意在偃也是以刺

隼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

而魯召之傳於此因言其終

立之

家氏鉏翁曰季孫之執僑如之奔郤隼之盟公事為魯國隱憂也季孫之執以魯貳故其釋也樂節私之行外交有素矣始與襄仲共謀弑君陷叔仲惠伯於死魯亂賊之亞也今自晉歸遲執辱之憾幽君母殺公子魯之政一出季氏矣 吳氏激曰偃雖為穆姜所指不過魯公使從己爾未見姜真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成公不能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而怒其弟而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言公子者先公之子

也而可殺乎

按鄆陵之役諸軍皆不

欲戰獨卻至曰楚有六  
閒不可失也其功亦洵  
偉矣至於此若罷恭以  
持已敬以接物有功而  
不伐抑何致啓變者之  
謗哉易曰勞謙君子萬  
民服也卻至全不曉此  
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  
其上所謂亢龍有悔盈  
不可久也單子前就其  
事而論其將亡後就其  
理而決其必亡夏書兩  
語不特有位者宜然凡  
人生動靜言為皆當書  
紳自惕然後可保無身  
家性命之虞矣

單子論卻至

獻鄆陵之捷于周王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

驟數也數數自誇為己之功○數音朔

稱其伐單子語

去声

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

卻至為新軍佐位在上中下三軍將佐及新軍將之下

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

是禍亂之根本也

今卻至以多怨而為亂階

何以久居其位所以知其亡也

五子之歌篇有曰

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

斷語兩層用順承釋書  
兩意用倒承無不變者

怨豈在明不見

音現

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

掩人功怨已明矣

明之其可乎

簡王十七年

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

往年夢涉過洹水

初聲伯夢涉洹

音袁

或與己瓊瑰

古回反

食之泣

洹水出汲郡林慮

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今林慮西北林慮山即洹水所出也屬河

言民怨豈在明顯之時

當及其未見時而即圖度之

書之所言其意欲於細微時而即慎重也

今卻至顯誇己功而

嬰齊即聲伯

有或人以瓊瑰珠贈之

聲伯受而食之

斤

卷之十一

成公下

三十三

由工書

南彰德府○慮平

既食而復泣淚下乃化爲瓊瑰盈滿其懷

夢中又從而作歌曰

按人生於夢有由思而得者有不思而得者由思而得者如孔子之夢周公其常也不思而得者如盤庚之夢傅說文王之夢太公其異也常固不異而異則非常矣他如龍蛇虺兆神男女授筆索筆文由進退吉凶之兆應捷影響原不係乎占與不占已爾聲伯夢食瓊瑰應兆何待三年又不占不驗一占即驗此理未免近誣但愛其歌辭古雅作者又加意布置故可錄唐錫周云極平常事經其筆端便覺奇奇怪怪宜

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曰濟河之永贈

夢食珠玉有死而含之象

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

又歌歸乎亦死之兆至是從魯侯故懼其凶而不敢占伐鄭而還

狸振地名至此始占往夢

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振而占

言我初夢此恐爲死兆

今眾人繁多而從我

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

夢又有大抵無傷於三年矣我應在他事

是日言之是夜即死

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乎千古膾炙也信乎知言他有評此夢者謂禍盈福謙鬼神鑿鑿說便近痴

十七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立將作難案

自鄆陵得勝而歸修汰益肆

○此句立殺三卻案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

欲立左右嬖○此句立變晉童晉克之子宜人爲大夫書執公案八年卻缺廢晉克

○晉童句與變書句兩捉筆相映此用輕筆彼用重

大夫而立其左右晉童以晉克之廢也怨

層乃倒應修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

○連點三嬖三怨在前以見卻氏恃強招尤原無得罪於國雖嬖未必能致厲公尸朝之慘故用略筆敘去爲下變書包藏禍心作引起并爲晉童族大

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

多怨立罪案此與厲公侈一小段俱是爲通篇立總帽式

楷械也

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此篇敘晉厲以侈自斃從反自鄆陵敘入所以終士變之言也作三大段讀首段至季子欺余

成公下

三四

自

敘厲公聽變書而怨郤

至以起手一行作提伏

一篇之脈次段至皆尸

諸朝殺殺三郤事以厲

公將作難作提為一篇

之主三段以甲劫變書

轉到變書則公結一篇

之局通篇賓主分明穿

插變化細針密線之文

此篇賓主最多就外變

論夷長賓而胥童主就

羣大夫論書假賓而三

郤主就三郤論又錦筆

賓而郤至主就怨郤論

又三變賓而公與書主

就則公論假賓而書主

總之前以怨郤逢君後

以因殺郤忍君皆以變

書為至而實則天益其

疾也自作難以至難作

全以厲公為主也綜而

計之殺郤為賓執公是

主前牛由主入賓後牛

由賓入主恰好賓在中

間主分兩頭人多而不

雜事多而不亂不熟此

文難講史法矣

繫其家室 共載一車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

鄆陵之役變書欲固壘以待郤至有楚有六開我必克之之語故變書怨其炫

已長而彰人短故曰怨其不從己○此句分明表郤至無罪變書不當怨而怨

變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

故詳寫陷害深謀所以證變 公子茂鄆陵被囚者書 言去年鄆 陵之戰 郤至嘗

廢之使楚公子茂 告公曰此戰也郤至

使于楚故言實召寡君○愚按要就三遇楚子 言郤至以齊魯衛三國之師尚

之卒說方一路連接得去使楚事隔此四年矣 未至晉軍以荀營佐下軍不出

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

居守郤擊將新軍如齊衛乞師 曰此戰晉必敗我因廢厲公奉孫周為晉君以

之言告我楚君不具不全也 服事汝楚君孫周晉襄公之孫即後悼公也

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

厲公以公子茂 書對曰此事 若無

之言告於變書 容或有之 此事

變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

王遣之 以弓乎 今孫周現在周京君何不試其出使于

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

變書又密使 〇狠在 厲公使人密伺之果見孫周

聘于周變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

虛非 田獵之事尊者先殺厲公 無道乃先婦人而後卿佐

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春豕以 進于公 奪郤至所奉之豕

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

成公下 三五 曲江書屋

斤丁二專共讀

成公下 三五 曲江書屋

一段為上下文轉板事直而文曲也

按奉豕敬君也豕豕者非禮也不告於君而擅殺則亦非禮矣李克用欲勒兵攻全忠以報上源驛之厄夫人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自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而彼亦有辭矣卻至全不曉此一味剛愎自用張益州以不學無術論萊公卻至正坐此病

至射

卻至怒而射殺孟張

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

季子卻至字言其擅作難欲以去羣大夫殺寺人○總是怨毒○此為下半篇提句

難

去声

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太多怨去大族

其族強大且又多怨削去大族則公室不患偪迫

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

言多怨者則易於成功庸功也

聞必先三郤之言

言攻君雖見殺即公亦必危亡愈於坐以待斃

人之所以能樹立者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

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看來左氏詳敘卻至三處明為郤氏被殺發

根源卻暗為厲公無道作對證前兩處傷其枉也有由傲慢取戾也後一處惜其忠也無益怨毒滋深也而厲之虐樂之姦胥之毒隱溢毫端最史家予奪法然獨不解何以不釋經作斷王氏或菴謂詳寫郤至亦以其賢愚謂以其有鄙陵之功特詳之以惡厲公聽說而沒入善也其不釋經者正如寇準有功澶淵頗自矜伐啓王欽若孤注之譜而帝眷乃疏綱目直書罷寇準知陝州以示交譏君臣

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誰肯助我而効死

况舉兵則殺害愈眾如又不勝而死怨咎亦多

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

攻殺其君是君實有叛逆之臣

諸侯聞之其將謂君有不是乎

我若本有罪當死

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死為晚矣

我若無罪而君殺之

君將自失百姓之心

欲安享君位其可得乎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

惟待君之命令而已何以攻為

人臣受君之爵祿

故以餘祿養其私黨

既有私黨乃與君命相爭

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

之意傳不釋經大率類此

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

助魚矯殺三郤

結扯也衽裳也二人偽為情狀似將訟曲直於郤氏者

浦味反

魑助之抽戈結韡而偽訟者三郤將

徒回殺三郤

郤錡郤雙

於坐○又單提郤至

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

郤至本欲待君命而死今見矯等勢兇故逃威而走威言可畏也

○按諸其車杜註未詳字彙諸之也於也

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

陳其尸于朝以○又提胥童去夷羊五示眾○結三郤入變書中行偃俱錯綜

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

音杭

偃於朝

○此時郤氏并無一救護者真正多怨也作者直筆寫得情形活現坐亦殺迷亦殺若郤氏之庭虛無人焉矜驕傲慢之賈禍也何至如此其極人可不垂為法戒而謙恭以受益哉易故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三郤諸殺伯宗及欒弗忌此其果報歟

○愚謂殺亦可不殺亦可第恐既誅董卓復生

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

言我不忍更加殺戮也

言必為君者

朝言一日也

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

今公不忍殺二子二子將必忍害君矣

○伏執公案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

可以今不施德於三治之郤而遽殺之

御上聲

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

不可謂能御軌以刑德無刑

外姦內軌俱並至矣

臣恐為二子所害請行往他國

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

○愚謂殺亦可不殺亦可第恐既誅董卓復生昔時人將忍君矯亦早見及此明于去就之迹可謂知矣惜不能匡正君心徒自逞其願欲亦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臣耳○馮氏曰此段不重寫長魚矯見幾正反映厲公始終以侈自斃莫作聞文讀公語顧上矯語遞下此段從殺郤遞到執公乃轉極處

御下同

二子偪近為害而不能討

御御在內之姦惟德可以綏之

御御在內之姦惟德可以綏之

奔狄以 厲公使人辭謝 避禍 樂書中行偃

言郤氏有罪 而我特討之

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

三郤既誅其 罪既伏矣

言無以胥同 之劫為恥辱

其各仍復歸 舊時之職位

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

○當時卻變韓范中行 皆在欲去羣大夫之列 郤氏亡而公不忍益殆 因武子之譖而怨遂聚 於一家午夜自思實亦 有所不忍非飾辭也夫 孰知養虎自貽患哉

○起手總提四句因侈 而變因變而欲去羣大 夫立左右語意煞有層 次下便逐層應結脈理 不紊至此公遊句仍倒 歸并侈上為厲公結案 收拾全文作用真繭絲 于頭始終只有一緒

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

匠麗氏亦嬖 ○映多 大夫之家 外嬖

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

○結去 羣大夫

○結立 其左右

公焉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

韓厥少奇養於趙盾家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 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

尸主也言欲殺老牛 猶莫敢為主以舉手

而况一國之 君擅敢主執

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

二二三子指樂荀言汝等不能事 君而欲執之安用召厥為也

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按周語單襄公論晉厲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日其心必異矣目體 不相從何以能久論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見郤錡 共語犯郤錡共語迂郤至其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 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以韓厥語結厲公與書 偃仍歸重于君微茫勾 影而留不盡意為後殺 晉童弑厲公傳文情纏 緲與中生傳結同一手 筆 末兩句正指樂書辭卻 至之失使書不以私怨 逢君之惡則三郤不誅 已亦不受甲劫之辱而 君臣善始善終矣一語 結通篇莫只指執公說 乃見其章法之完密也

晉厲公弒悼  
公孫周立

簡子  
十八年

殺晉重本去年十二月事傳故  
仍其舊而經在今春從告故也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古歷法閏月  
置於歲終

以其以甲  
刳已故

厲公以私欲殺  
三郤而三郤死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

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殺胥童而胥童受  
國討又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

此兩案合斷法四人見  
殺不同而書法則一傳  
於同處推其異即於異  
處見其同總在對勘得  
力  
一民一君只兩句而必  
以順逆為法 引經作  
斷前文插不入則斷于  
此處對結此伸縮聘搭  
之妙也

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晉大  
夫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

翼晉  
故都

禮葬諸侯七乘一乘者言不以君禮葬  
也○書之弒逆罪浮於外變十倍矣

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

士魴士  
會之于

周子即孫周居于周京魯世家云晉襄公少子捷  
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

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

成公下

三九

自工書

乘正義周大行人上  
公武車九乘侯伯

七乘子男五乘謂  
生時副貳之車也  
其送葬亦當如之

斤丁三事

卷之十

三九

自工書

按兩使一葬欒書之罪  
案定矣左氏據事直傳  
具文見義所以證經書  
之闕也

按欒書弒君情罪顯矣經不書欒書弒其君州蒲而稱國以弒此義  
令人莫解杜註曰本稱臣君無道若然則趙盾枉矣鄭歸生許世子  
尤枉矣夫春秋垂法戒以勵將來豈以有道無道案綱常哉愚思其  
時悼公確幼欒書賊秉鈞政令威福一任其指揮豈復有董狐生於  
其間聖人因舊史而不加損益慎之至也謂君無道者亦何妄乎



生十四年句上無承下無接憑空著此一筆卻令下文字字生色

開口便推心置腹提出天字所以杜人邀功缺望提出君字所以示人名分儼然不從則安用君反詰之也其詞厲從則神所福正訓之也其詞溫用我否亦兩問以決之既不得游移亦并非勉強皆推心置腹之談逐句讀之字字咬嚼通身讀之句句精神而固出自十四歲黃口亦奇矣哉

結將其兄相形應轉首句為十四年三字添毫也作者亦傾倒此君矣

此篇傳悼公復霸事以命官用民為主而用民又本於命官故首段先敘用民只以簡筆揭過而另以詳筆排敘命官結處重收命官輕帶用民運掉圓密

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今雖得至此地 豈非天之所命乎

人之所以求立君而事之者 使有土出命令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

以治國也 若徒名為立君而不從其命令 如此則何必用君

汝諸大夫能用我之命自今日始

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

不能我之命 汝等若能恭敬亦自今日始 事君而從其命

如此則鬼神必錫之福

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

立君皆羣臣之所甚願 敢不惟君之命令是聽從乎願字命字都被上文逼出來故妙

日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

館舍千大夫之家

朝于曲沃武公之廟武公始命之君

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

即夷羊五之屬

無慧猶 豆麥最易別者而不能辨故極其癡

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弑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不可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始布命令百官○三字為綱統下十三事 施恩 金勞 止進 惠及 振起 匡救貧

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

救恤天 災患難 禁止淫 侈邪惡 薄取賦 稅微斂 寬宥罪 戾之人 節省器 用之物

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

通篇凡作三段讀首段  
總提末段總結中段實  
寫都用鋪排法而各各  
不同製局極典重有體  
裁雅與事稱也

命官先提後敘用民先  
敘後東用筆已別而提  
命官後又不接筆敘去  
反先插敘用民事順逆  
之變極矣

中段又分兩段中大夫  
大傅司空都貼在朝說  
戎右至末都貼在軍說  
結句舉不失職三句頂  
在朝師不陵正二句頂  
在軍此整齊處也然為  
御作頭乘馬御作尾御

右以上官皆屬君兩軍  
尉兩司馬一候奄官皆  
屬卿中以卿無共御作  
界畫段落又牽上搭下  
整中有變實寫文字處  
處藏得凌空結構在也  
左翼云前段總說故只  
提始命二字後段分說  
故命官兩用使字以該  
其餘立政則用七使字  
臚列煩而不殺人十有  
九事則前後亦十有九  
參錯變幻如三垣列宿  
光氣騰燦令人無從窺  
尋史公敘戰功時有此  
等筆法

使民不繼民欲以奪天時此十三事  
以時皆命百官為之言立政之善也  
魏相魏士勤士魏顯  
士勤士會之子  
士鮪魏顯之子

趙朔之子  
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壓韓無忌為公  
○歷於韓厥  
○所出之子  
家悖惠也

戶結反  
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壓韓無忌為公

會文敏樂壓敢無忌鎮靜故使為公族  
大夫訓卿之子弟令其知共儉孝悌之道

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上声 共 平估 儉孝弟 去声

渥濁士貞子也國語知上貞帥  
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使為太傅  
武子即士會為景公時大  
傅使士貞子修其舊法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  
辛之先祖會將右行因以為氏國語知  
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故使為司空  
時司空使辛修其舊法  
也御戎御

行音杭  
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  
反 之 法 弁 皮彦 糾

官之長校正主馬之官國語知樂  
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為戎御  
使教訓諸御車  
者咸知節義  
荀賓不詳其所  
出戎右車右之

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  
長司士車右之官國語知荀賓  
勇力為車右者多不順  
命故使訓之以共時使  
卿謂諸軍之將  
也前此常有定

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  
員今使省卿戎御為立軍尉之官臨有軍  
國語知邢奚果敢而  
國語知羊舌  
職之聰敏肅

御立軍尉以攝之邢奚為中軍尉羊舌職  
給也使 絳魏犨之子知魏絳之勇  
候奄中軍斥候之官知張老  
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候奄  
之共敬而

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  
信疆故使 偃籍談之父也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  
從車者為卒佐車者為  
乘使各軍尉佐司馬各

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  
去声 親以

成公下  
四十一  
日

斤丁二專央賣

成公下

四十一

日

○未將兵字官字雙收  
凡作三層贊結凡六官  
之長兩句總領上一筆  
開下作贊舉不失職五  
句單贊用人而民包在  
內民無謗言兩句單贊  
德政而官亦在中一篇  
瑣碎之文全得此精緊  
圖足作結力量方厚而  
又與首段句調相準醇  
乎化工  
一戰而霸寫來是開創  
氣象所以復霸寫來是  
中興規模非此出色文  
章須寫不出此等出色  
人物也奇絕

教其卒乘使之相親以聽從  
上命○又總結數人一筆

聽命程鄭為乘

程鄭荀氏別族也乘馬御乘車之僕駕官之長六  
騶六閑之騶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使訓  
去聲 馬御六騶六閑屬焉使訓

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

羣騶令知禮國語知程鄭端而  
不淫好諫不隱也使為贊僕  
成公三年晉作六軍以六卿統之僭天子也凡  
六官之長即六卿皆是民所稱譽者也舉六官  
皆民譽也舉不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

以該 是悼公所舉用者皆  
其餘 能共事而不失職  
守共方而不移 其人而不踰德 百人者旅帥

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五百人者正軍將命卿  
也不陵不偪上下有禮也 宜民心悅而無謗言 衰而復振也

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

當時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就便做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  
遇天晴光景為之一新問儘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  
現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入之才一般都做理事都是

一做便成○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讒言  
無遠者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  
爾將得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  
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國語全文甚繁茲僅摘錄其要

彭城

今彭城屬江  
南徐州府

年十八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

城

宋之  
城門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

朝郟城郟郟皆宋邑○朝郟當在河南歸德  
府夏邑縣境○城郟郟當在徐州府蕭縣界

宋取朝

如字 郟音甲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

此篇前敘伐宋之事後  
敘宋患之辭成之而還  
下本接宋人患之一連  
說去卻將解經隔斷作

斤

卷之八

成公下

四十二

由江書屋

蜂腰體格蓋將以惡二字作承下之筆西鉏吾句句是惡字註脚也與克段篇局同而用意固以別矣

書曰復入下不著斷語一似歇後者竟將泛論凡例移作本註又一解經變調也

以三賓陪出主來亦是作者常用句調

接口用兩虛字起亦變調恰為若字不然字且字數虛字作引大奇大奇

彭城亦宋邑吳晉往來之道也

五人皆宋大夫以十五年蕩澤作亂出奔楚至是楚人納之於彭城

幽邱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

楚以兵戍守彭城而還師恐宋人伐魚石等也

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城還故書復入

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

○凡去其國句統下四條所以明內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立之以繼人後則書人迎歸而復之

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

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

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

憂宋大夫患夫

言何必不令之臣天下所共惡也若楚人與我同惡魚石等

之西鉏住居吾言魚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施恩德於我

我感其德則堅固以事楚

不敢懷二心矣

唯見我事之而楚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

無厭之心乃以我為邊鄙之邑猶憾不足是可愛也

不然言不如是承假如楚國收我以為己上落下推開一層宋所憎惡之人用使之

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

贊佐其政以伺開我國有可乘之釁隙

是亦我之所當患也

崇長也茲指魚石等披分也言楚人畏我宋之茲先

其政以開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

而取彭城之地以分之

夷庚吳晉通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以絕塞其道途而攜貳服事者之心

是遲快他國茲邪之志

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遲姦而攜服

毒害諸侯而又畏懼吳晉通謀

庸劫也我之有所藉以成功多矣

非吾國之患也

且我宋之所以

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夷庚考

孔疏夷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川險阻之名故杜不指其所在

以兩樣猶可憂跌出非吾憂曲折明快末更以晉必恤之作掉尾詳略變化意透而詞特工

常事晉者 口何字 我有患難晉 為何故也 應上 必來救恤之

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傳曰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註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十二月丁未

傳曰葬我君成公書時也 註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

適承嗣故曰 成公卒子 書順時也 襄公立

葬我君成公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十終

